



▲1956年周恩來總理會見費彝民，中為中華總商會會長許庇毅



▲鄧小平會見費彝民



▲葉劍英會見費彝民



▲胡耀邦會見費彝民

廣交朋友

1973年京劇大師梅蘭芳夫人福芝芳來信，上款稱彝民大哥。信中感謝費公在梅先生逝世後對她一家的關懷和幫助，並以梅蘭芳生前與名武生楊小樓合演戲單信箋相贈留念。信末所提附筆問候者陳慧蓮女士為京劇老生名角馬連良夫人



▲梅蘭芳與夫人福芝芳



1982年秦基偉、袁昇平來信，上款稱彝民同志。秦基偉曾任中央軍委委員、國防部長，一九八四年十月鄧小平大閱兵總指揮，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。信中對費公協助友誼歌舞團赴港演出成功致謝，友誼歌舞團為軍區文工團。袁昇平為北京軍區政委



▲秦基偉上將



1978年趙樸初來信，上款稱彝民老兄。趙樸初居士為中國佛學研究權威，曾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，信中提到印成度早年佛教經典著作《成唯識論》，及香港大學圖書館所藏佛學刊物《掌中論註釋》，托請費公代為尋覓及辦理借閱抄寫事宜。



▲趙樸初居士



▲與霍英東（左）、何賢在北京開會

銘記父訓：立污泥而不染

費大衛（澳洲墨爾本大學生理學博士）

今年四月中旬，我和夫人萬里重遊中國，暢遊長江三峽，並遊覽了上海、武漢、重慶、西安和北京五個大城市，印象良好。中國的面貌四十年前是大不一樣，有很顯著的進步。在北京，跟五弟大雄匯合，一同前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掃墓祭拜父母雙親。雖然父親去世已有三十年，看到碑文對父親的高度評價，仍勾引起許多美好的回憶，有感於此而作此文緬懷父親冥壽一百一十周年。

父親喜愛京劇心中有佛

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對京劇的喜愛。他還能唱些老生的曲子，在家中不時聽到他哼著孔明《空城計》的唱詞。父親佩服孔明的智慧和膽識，竟敢開了城門，安詳鎮靜地獨自彈琴，居然嚇退司馬懿十五萬大軍，反敗為勝。每次國內京劇團到港演出，父親必定大力舉薦，登報介紹各個節目。凡是中國傳統書畫、藝術、舞蹈、音樂，以至各種大小球類，父親都有興趣。年輕時他組織過「大公籃球隊」遠征菲律賓，與當地新聞界舉行友誼比賽，成績斐然。在香港，先後創辦了「俊昌」和「東昇」羽毛球隊，參加甲級聯賽，獲得冠軍。每星期天，父親總喜歡打羽毛球鍛煉身體，還請了同事和家人一同在女青年會練習，這也是他一星期中唯一運動。後來參加者越來越多，父親自己上場便少，他就負責當裁判，安排各人搭配。我們兄弟四人在校際羽毛球賽都獲得優異成績，大龍、大中更是公開賽甲級選手，這些都是父親悉心培養出來的。

為數不多的人知道父親的雙親信奉佛教。父親手上常掛著一枚象牙如來佛，是他青年時代一位僧人送給他的紀念品，因此他對佛教多有研究，能領悟「心中有佛」和「立地成佛」的真義。父親樂於助人，為人慷慨樂助，相信與他從小受到佛教的薰陶有關。

一生最敬佩周恩來總理

周恩來總理第一次接見父親是一九五六年，當時中華總商會會長許庇毅先生亦一同被接見，此後父親被選入人大和政協，每年上北京開會，受到總理多次接見。根據國務院紀錄，周總理單獨接見父親有五十多次，在海外民主人士中是無與倫比的光榮。父親敬愛周總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日理萬機，常以周總理為榜樣鞭策自己，廣泛聯絡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，盡力溝通各國人民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。他經常提到周總理送給他一句話，「立於污泥而不染」，把「出於污泥而不染」這句成語改了一個字，勉勵父親長期居住境外不被「污泥」影響。後來我出國念書，父親也把这句話轉贈給我。



▲一九八二年費彝民與法國政府頒發授士勳章，在頒獎禮會上與法國駐港總領事交談

留加四年家書逾百封

記得我第一次出國去加拿大大學，臨行前有些緊張。父親對我說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心懷祖國，放眼世界，立於污泥而不染，學成後為國家社會貢獻一份力量。」短短幾句話概括了我需要注意的事項及發展方向。父親就算在百忙中仍堅持經常跟我通信。我手上還留存這些家信。最初四年，共有約一些處事待人的經驗，要謙虛謹慎，戒驕戒躁，多交良友，多聽多看多想，連每周運動量和掃地工作都預早計劃開列到。預則立，不則則廢，個人一路走來，總算平安無事，沒有替家中添麻煩。

一九八一年，父親獲授法國最高榮譽勳章，法國總統的賀辭中感謝他為中法兩國友誼作出卓越貢獻。其中有一句特別讚揚父親高瞻遠矚對未來，是一位始終不渝的朋友。父親在答謝詞中強調，從他個人來說，他是忠於祖國、忠於大公報、忠於事業及忠於真理，這也是他從事新聞工作的信念。

當年曾建議盡早發展深圳

父親對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和繁榮穩定，懷著無比熱情。還是八十年代初，父親出任人大常委兼法務組副主任，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。當時中英雙方正討論一九九七年後怎樣處理香港，在主權和治權兩大問題上爭持不下。父親覺察到一旦談判失敗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會受到一定影響，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盡早把深圳建設成為經濟特區，及時接替香港的功能，以防萬一。當時，住在深圳的人口約五十萬人，居民多靠打魚為生，相距現代化城市尚遠，不少土地還是沼澤。就這樣經過四十年，國家大力開發深圳，不少在香港的製造業亦搬遷到深圳，今天深圳已是高樓林立的新興大城市。人口超過一千三百萬，比香港多近一倍，經濟指數連續多年名列中國大城市前三名，成為重要的國際經濟中心，承擔着試驗和示範的重要使命。父親如果能夠看到深圳今天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一定感到驚喜。

為父親成立新聞基金會

費大中（費彝民新聞基金會總幹事）

父親費彝民於一九八八年去世。一九八九年六月在各方友好、社會賢達，尤其是航運巨子包玉剛先生和曹文錦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下成立了「費彝民新聞基金會」，母親蘇務滋女士任會長，成員除子女外，沒有外人，純屬家庭式慈善機構，一切政府收費豁免。

在偶然場合，知悉南京大學（前中央大學）與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（Johns Hopkins University）在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中美合資經營高等學院，名叫「中美文化研究中心」，該中心每年招收中美學生各五十名，學習為期一年。期間，中、美學生共同學習，共同生活，共同作息和玩耍，雙人宿舍是混合搭配。其目的是讓雙方年輕人盡量接觸，了解對方，認識對方，學習對方的語文（尤其是口語）、文化、藝術、音樂、政治、經濟，還有價值觀、人生觀、生活習俗等等，務求最終建立真誠的友誼。人民之間的友誼可以促進兩政府、國家之間的友誼。

奉行總理人外交

周恩來總理曾經對父親說：「兩國之間的外交時好時壞，人民外交不應中止。」本著這個精神，找到美籍高級顧問，原來就是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恆安石先生（Arthur Hummel）。他曾經在這之前（五十年代）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，認識父親。這位老外交官對中國朋友善，謙遜很客氣，不偏不倚，給人一種可信賴的印象。由他牽針引線，很快與「羅大」接上頭，並達成協議：「基金會」捐出一筆款，在「中美中心」成立「費彝民講座」（Chair），每年聘請一位美國教授在中國領土，採用美式先進設備講學。這是一項永久性的安排。後來，恆大使還講：這筆款設了這個「中心」，因為美方資金耗盡，求助無門，不然的話就要關門大吉。「中心」今年已三十出頭，祝願中美民間友誼之花常開。

簽署協議後，兩校感謝萬分。「羅大」決定在其華盛頓第一所學院SAIS（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）的Rome禮堂放置一尊真人大小的父親半身銅像，情誼深重。據說整個「羅大」原來只有兩尊銅像：一是大學創辦人Hopkins先生，二是校友兼前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。

「南大」決定在南京的「中美中心」大堂牆上掛上一尊銅質浮雕（英文稱bas-relief），上有父親側面頭像和文字以表紀念。為了接受這兩大禮遇，母親蘇務滋年過八十高齡，前後分赴華盛頓和南京出席並主持揭幕儀式，答謝主人厚禮。

在華盛頓，「羅大」安排晚宴、觀光旅遊、參觀校舍，看到了Wilson總統半身超高大銅像，同時拜訪「羅大」校長Bill Richardson，看到在他辦公室桌上擺放了Hopkins先生的小型半身銅像。原先SAIS院長George Packard安排美國副總統Dan Quayle接見，但是老布什總統臨時上大會衛召開內閣會議，商討訪問蘇聯事宜，接見只好取消。但是，出席晚宴的有SAIS創辦人Paul Niece老先生，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、教育家和企业界人士。他彬彬有禮，與母親談得很來。出席嘉賓還有我駐美使館參贊（朱啓樹大使回國訪談）。他還代表使館講話。

南大鑄造費公銅像

南京大學揭幕禮由曲欽岳校長主禮。很榮幸見到剛退休老校長江亞明教授。他除了一位文學家、教育家、歷史學家外，還是一位老老人，認識父親，他與母親親切交談，還帶頭在父親銅質浮雕前鞠躬。「中美中心」能夠成事，就是元老與當時「羅大」校長Miller教授智慧、政治遠見和勇氣極力推動，最後萬里副總理和美方時任副總統老布什大筆批准。後來老二老成為網球二傑，打了一場友誼競賽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「基金會」繼而為南大新聞學院建造「費彝民樓」，建築面積約一萬二千平方呎，並創辦「費彝民新聞研究院」，聘員用魏體（即魏體電腦加工而成），並借題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階平教授題贈。希望這個項目能為國家新聞事業作出貢獻。

「基金會」又為南大法律學院設立「費彝民國際法學論壇」，一年舉辦一次。這是因為父親生前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，與國際法法律工作有所接觸。「論壇」宗旨是廣邀海內外專家、法律學者，相互交流，弘揚法治精神，伸張正義，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。

值父親一百一十歲冥壽之際，草書短文以表懷念。



▲鑄刻於南京大學的費彝民新聞基金會浮雕銅像

懷念重情重義的好父親

費斐（原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婦女基金會會長）

一月四日是父親一百一十歲生辰，我們姊弟商議分別從不同角度書寫心中的感悟，以這種方式表達對父親的思念和懷懷。為此，花了兩天時間整理父親遺留的文稿，只見密密麻麻的蝇頭小字，用紅色原珠筆畫滿了圖圈和杠杠，足足寫滿了十多本筆記本，其中有學習心得，發言提綱和便條。我還重讀了父親過去寫的一些短評。看著那密密麻麻的字，心情久久難以平伏。

堅定的愛國主義者

父親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，不畏強權，不圖錢財；為人正直，光明磊落；他一生奉公守法，潔身自愛。父親具有文化人清雅、脫俗的氣質，極具人格魅力，有超人的記憶力，父親善於結交朋友，他的朋友來自五湖四海，不分階層，不分專業，不分年齡，不少人成為他終生的朋友。父親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好兒子，好丈夫和好父親，對朋友重情、重義。

一九四七年父親受上海大公報委派赴港參加香港大公報復刊工作，四八年，媽媽隻身帶著我們兄妹五人，老五當時才十個月大，抱在懷裏，經父親親友友人相助，最後一分鐘從國民黨撤退人員手裏搶到機票赴港與父親匯合。我們生長在一個波瀾起伏的動盪年代，四九年，香港龍蛇混雜，時局非常混亂。五一年韓戰爆發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，香港作為中轉港，首當其衝，經濟嚴重受挫。港英政府更不惜採取高壓政策打壓愛國人士，大公報曾被非法勒令停刊，父親和編輯同事也遭搜查拘留，一度成為港英政府的「階下囚」。

六十年代文革期間，極左思潮在香港氾濫，港英政府血雨腥風。父親每天上下班，四個兄弟輪流充當司機，每天選擇走不同路線，防止港英警察無故抓捕。為了保護父親人身安全，父親最後被安排到香港新華分社宿舍居住，直到半年之後局面平穩。其實，長期以來，我們家門口，天天有形跡可疑的小車徘徊，為什麼懷疑他們具有特殊使命？因為他們不叫買，也沒有人買他們的橙。他們的職責顯然是監督父親行動及把握什麼人與父親往來。父親開玩笑說，也許還為了保護我的人身安全吧，否則出了事，他們怎麼交差？



▲費彝民、蘇務滋伉儷與五子女：大龍（前右一）、費斐（前左一），後排左起：大衛、大衛、大雄

五姊妹作客總理家

父親從小教導我們養成讀書習慣，給我們買中外名著，幫助我們制定讀書計劃。父親更重視愛國主義教育，周末經常帶我們去廣東各地遊覽。上大學前，還特地安排長兄帶隊，那年五弟才十四歲，兄弟姊妹五人以上去上海、韶山，北京接受愛國教育。在北京，我們去周總理家裏作客，總理請我們眼觀全球，懷懷祖國。

父親對我是有點寵愛，也許因為是獨生女兒吧，但父親對我的教育相當嚴苛，絕不含糊。記得有一次，母親督促我練習鋼琴，我不但不從命，還出言頂撞。父親毫不留情地訓斥，而我卻繼續有恃無恐的辯駁，父親當眾罰我面壁，直到我低頭認錯為止。經過這一次教訓，以後我再也不敢造次了。

父親常年參加國際交流活動，積累了豐富的外事工作經驗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外交部工作，頭六年擔任翻譯室英文翻譯。他常提醒我翻譯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，翻錯了會引起兩國之間的矛盾。七二年後，他常給我講田中首相訪華的一段不為人知的插曲。田中和周總理談判中日建交公報，經歷很長一段時間，雙方一直談不攏，問題就出在「深刻反省」的英文譯文。中方用的字眼是「repouchment」，日方堅持認為字義分量太重，通常這種情況下，日本人必須切實自責。雙方僵持不下，總理焦急萬分，讓人打電話徵求父親意見。父親從法文找了一個字，譯成英文是「reprimand」中文同樣翻譯成譴責，但程度上要輕得多。雙方就此達成協議，中日雙方順利簽署建交公報。事後，總理說，父親是「一字之師」。

我的人生軌跡因四八年父親的一場大病而改變。經常有人問，放棄外交工作不後悔嗎？我的答覆永遠是不會後悔。父親的事跡永遠激勵著我前進，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。



緬懷

前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誕辰110周年



費公最擅團結工作令人難忘

今年是前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。費公於一九八八年因病辭世，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三十年。香港社會各種爭論不絕，反對派動輒挑事，不同政見人士難以溝通，內耗頻仍，以致坐失發展良機。此時，何止「統戰」令人更加懷念，「生最善於做人的工作」，素有「統戰高手」之稱的費彝民費公。

眾所周知，費公是大公報社長，在當時的英國殖民管治下發揮了宣傳新中國、傳達中央聲音和介紹祖國建設的重要作用，但是，費公的工作和貢獻，又何必止於報紙的編輯和經營管理工作。在白報紙、黑鉛字以外，費公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精力是用於廣交左、中、右各方面的朋友，特別是對共產黨和中國擁有較大見解的人士，向他解釋釋國

家各項方針政策，爭取他們站到支持、理解或最少不公開反對的一方來，其工作方法多謂五花八門，不一而足，而其要訣或一詞，在於三句話：「一日待人以誠，二日開門解決問題，三日有「獨門武功」。」費公一生做團結人的工作，事例之多，可能三天三夜說不完，而且其中一些精彩以至驚險處，大長官不願說，而且其中一些精彩以至驚險處，大長官不願說，而且其中一些精彩以至驚險處，大長官不願說。

兒們提出種種困難和條件，有要求代為償還五萬的，有要求帶走小汽車電冰箱的，甚至有要求允許辦宴、抽大獎（即開彩）的，費公無不代為周旋。北大北遷，緊繫了內地的戲曲問題，一種類似「馬遷遷徙」，北京京劇團大排長龍，團長是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陸定一，行前周總理交代，一定要聯絡到台灣的孟小冬，請她來港看戲，並動員北遷。孟小冬是女老生，外號「冬皇」，是父親宗師的叔輩弟子，當年紅遍上海，與梅蘭芳有一段「男婚女嫁」的愛情佳話。周總理對梅蘭芳十分關心，最後「冬皇」下嫁「曹紅綉」大享仕途榮華，四年後，行前周總理交代，當時要請得孟小冬來港看戲，行內人謂比登天還難。但費公做到了，「冬皇」不僅在普慶園看了《楊氏孤兒》，還到「大公報」社長室與馬連良、裘盛戎等老朋友見面，只是對北上之事表示「謝謝周先生好意」而已。費公之所以能成為「統戰專家」，除了個人

能力外，其實還有一道「撒手鐮」，就是能「直達天庭」，能有一「分量」的人士引薦與周總理見面。在當今中外華洋社會，能見到周總理，是一項千金難買的天賦。本港利權國家政府有共產黨心存疑慮；七十年代，在費公安排下，利長子利銘澤曾在北京，周總理接見，鼓勵走愛國道路。自此利銘澤與費公成為莫逆之交，改革開放後率先往廣州投資開設花園酒店，在六七十年抗暴事件中更多奔走馳援，成為愛國力量的好朋友。同樣，因作品《生死戀》走紅的英國女作家韓素音，在西方社會頗具影響力，但對新中國政權心存偏見；費公多方努力，說動她對新中國政權，並獲周總理接見。周總理的人格魅力，沒法擋住，韓素音回去後即大講中國好話，成為新中國最得力的一「國際友人」之一，多次往訪中國各地，回到美國後發表宣言、舉行講座，介紹新中國。

▲六十年代大公報舊址新落成開幕，費公（左二）與社長李傑文（右三）、馬廷棟（左一）等合照